

## 台灣的空間

最近參加了在美國和歐洲的幾場會議，所討論的世界性議題，使我思考、發現許多台灣其實可以大力揮灑的空間；應驗了過去幾年本欄持續提出「作大台灣」、促使台灣國際化的各種具體建議，在這歲末年終的時刻，感觸特別深刻。

首先是去美國參加佛來徹法律外交學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的董事會，討論新設的國際企業碩士學位（Master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和新興市場研究中心（Emerging Market Study Center）的課程內容。佛來徹學院在一九三〇年代成立的初衷是訓練各國的外交人才，後來畢業生擴及企業、非營利事業及學術等各領域，例如中國大陸目前的駐外大使就有四位畢業自該校。佛來徹學院新設國際企業碩士學位的出發點，是認為未來從事公眾服務的學生必須要瞭解國際企業的運作，而進入企業界的學生也必須瞭解國際關係及國際事務。與此思考點相關，佛來徹學院也要設立一個新興市場研究中心，專門研究包括金磚四國在內的新興市場。

我的第一個感觸是，台灣其實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在教育全球化的領域上揮灑，但為何沒有更多的學府與國際上知名的學校作更緊密的合作與交流？

八年前，我與一群好友與麻省理工學院（MIT）談妥在台灣設立「亞洲創業發展中心」的教育合作計畫，由 MIT 提供師資與學位，台灣提供資金，MIT 與台灣的名校一起合作。這是一個可使台灣人有更多機會接受國際教育，甚至吸引其他亞洲學生來台學習，並且可幫助台灣教育界走上國際舞台的大好機遇，然而，後來卻在國內部分大學欠缺願景與格局的心態下，擔心本身預算會受排擠、勸阻教育部支持而使計畫告吹。如今我們看到 MIT 已與大陸的清華、北大、復旦大學等校合作，還有其他國際名校也紛紛被大陸的大學爭取到合作機會。

第二個感觸是，對於新興市場發展的議題，台灣有非常輝煌的成就與經驗，可提供給國際間，成為新興市場發展的領導者。雖然經歷第一次經濟奇蹟之後，台灣經濟邁向第二階段的發展有些停滯，但台灣的企業並沒有停頓，他們早就進入其他新興市場，即使有人批評台商的動機是為了尋求廉價勞力，但製造業開展之後就會創造出服務業的空間，台商在服務業的領域也有更大發展的機會。可惜的是，還沒看到一個大格局的政策指標及落實的法制環境。

我過去參與 APEC 相關活動，曾致力鼓吹台灣可以提供給新興市場的經驗，包括

創業精神、新創企業、婦女創業、資金鏈的建構...等，都是台灣可以在國際上揮灑的空間；可惜的是台灣內部對於參加 APEC，似乎都把心力放在誰可以去參加的政治面議題，欠缺務實의 思考和持續的作法。

新興市場發展所遇到的問題，都是目前世界上備受關注的大問題。以台灣多年來的經驗，在這方面陸續提出一些政策，雖然推動或執行也許並不理想，但政策的構想和實施經驗，仍可使我們在國際上參與新興市場議題時有很大的揮灑空間。其次，環境汙染也困擾著新興市場的發展，但從另一面思考也帶來環保相關產業、服務業的商機。

我曾在本欄致力鼓吹，隨著經濟全球化，如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聯合國或歐盟相關等組織，在參與或協助各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有許多商機會提供出來，衍生許多招標的機會，這正是台灣可以在國際上揮灑的空間，但需要許多政策法令的修改配套。台灣的政治人物經常談論我們在國際上如何被打壓，卻很少換一個積極角度思考如何運用台灣的經濟奇蹟，使台灣在國際上更活躍。也就是說，台灣的企業已在國際上打出一片天，讓整個台灣有可藉以揮灑並進一步發展的空間，但台灣的政策、政客卻不在這方面著力。

美國行之後我到了歐洲，參加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的 Evian Group 會議，Evian Group 經常在探討經濟全球化的相關議題。這次會議中我們討論到全球化近年遭遇到的新障礙，包括新興國家在 WTO 服務業貿易談判中所採立場引發的困擾，以及中國大陸等大型新興國家的主權基金興起後，可能引發全球貿易暨投資保護主義捲土重來的危機。

新興市場國家面對已開發國家要求開放服務業市場時，由於本身服務業未及發展，擔心外國企業搶佔機先，往往認為應該慢慢等到本土工業逐步發展到服務業成熟時才開放市場。我的建議是，新興國家其實也可以思考跳脫傳統的發展模式，例如杜拜經驗，就是直接跳過製造業而大力發展金融、觀光等服務業，且不是僅靠本身投入資金，也吸引到很多外資，例如建設人工島這個充滿創意的構想，就讓全球許多富豪趨之若鶩；第二個例子則是澳門，雖然它以賭博為經濟核心的發展方式有所爭議，但也提供另一個角度，顯示每個國家、地區或城市不一定要走別人發展的老路，而可以找出本身利基。台灣過去累積了大量的財富，應該有很多機會發展特殊的、有創意的服務業，這又是台灣的另一個大空間。

至於中國大陸的發展，以資本主義的方法創造及累積財富，但財富卻主要由政府控制，開創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外的第三種經濟發展「主義」。如今他們用大量財富成立主權基金，引發其他國家的民族主義、保護主義對抗態度，恐怕需要運用更大的智慧來思考解決。但無論如何，從大陸近年已創造出巨大財富的事

實來看，又讓人發現台灣可以大加揮灑的空間。

台灣已經擁有管理資金的經驗和人才，例如我們的創投業二十年前就開始發展，如今雖有業者感嘆台灣創投「最好的時光已經過去了」，但是所培養出來的人才仍可在大陸找到新的機會。像這類促使台灣的金融專業人材切入大陸市場做財富管理，幫助台灣金融服務業開拓最大、最有優勢（同文同種，而台灣有專業經驗）的市場空間，若能制度化及有系統的鼓勵，對台灣整體產業將有更多助益。

旅程結束後回到台灣，卻看到電視上在談論所謂「大赦台商」政策，彷彿台商犯了什麼重罪，但事實正如我在本欄所探討過的，台商早就「寧靜告別」台灣，將狹隘思考的政策限制拋諸腦後，到海外發展、上市。可惜的是，政府目前的法令使得台灣企業不願在台灣的資本市場揭露其海外總資產，無法完整呈現台商的實力，使台灣資本市場未能更吸引國際資金的重視，也難以進而拓展台灣的國際能見度和影響力。

面對經濟全球化發展至今所產生的衝擊和機會，尤其是大型新興市場的崛起與發展，台灣其實在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之間有很好的中介位置，不應該白白浪費台灣的發展經驗，且錯失進一步打出國際發展空間的新契機及龐大的經濟利益。台灣的空間真的很大，但需要台灣人，特別是政治人物的智慧來揮灑。